



AI时代 人文科学危机

李幼蒸 | 著

7 · AI时代再谈新仁学 (2025)

本文简目

- 1) 高科技发展与唯物主义人类文明
- 2) 学术职场化与新仁学的提出
- 3) 高科技与人类之技术性一体化
- 4) 精神文化的时代性衰退
- 5) 人文学术复兴与科学怀疑论
- 6) 学术职场化与学人独立意志之弱化
- 7) 新仁学作为人文科学现代化之前提
- 8) 新仁学伦理学与新符号学认识论
- 9) 新良知学与人类精神文化复兴
- 10) I高科技与权力解释学

1) 高科技发展与唯物主义人类文明

在今日历史以空前加速度疯狂演变之际，对其每一阶段的感受和认知，转瞬间即不得不需再次更新。仅仅是这一个月来（指2025年初）突如其来的方方面面巨变及其现实影响，就在颠覆着人们的习常认知和经验判断。如此千变万化的历史节奏，其根本中的根本，正表现在一个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中：人类文明技术决定论定式之确立。人类意志如今已难控导形形色色高科技发明；人类正在被自己创造的此一“高科技怪兽”加以全方位推动与控制。自单维唯物主义正成为历史文明唯一主导方向之时，我等致力于维持和发展精神文化史的人文学者，不仅正在被逐出历史主流轨道，并进而有失去自身存价值和意义之虞。因为，面对此日新月异演变中的

历史现实，迄今一切文史哲宗艺理论传承，都面临着必须加以系统的、彻底的认知调整的时代任务。然而今日世界主流人文科学理论活动在其彻底职业化生态下，已然大部分蜕化为与历史现实脱节的职业运作场域，从而失去其对历史现实正确认知与判断的机能。我们东亚人文学理家，作为曾经毕生追求现代西方人文科学理论者，当此之时，对此时代呈现的精神文化挑战自然最为敏感，并须不断回顾及反思自己毕生从事的各种现代西方理论引介以及投身东方传统思想现代化复兴的努力，其意义与价值仍在否？实际上我们需要不断重新检讨过去视为意旨深刻的各类理论知识，并须对自身旧有的认知立场与方法本身不断进行质疑并希图改善。正是所谓新良知学在促使我们得以首先区分两套学术标准：职场规范规则标准与认知现实的真实能力标准。二者并非一事。如果职场学者只须符合前者的需要，那么满足后一愿望（认知学术真相的能力）则须学人在态度与方法上，在职场标准之外，勇于独立反思与革新。新良知学不再是一种实用性的忠孝行为激励术（实用功利主义的“心学”），而是现代人文科学认识论（经验理性主义的“心学”）。今日人文学者之“良知”乃特指主体对此两套认知系统的辨析及平行实践的觉识。良知学的对象于是即为主体自身，或特指主体的态度和意志问题。而此一“新心学”，并非源于崇拜古典，而是与空前改变了的现实历史环境相关，此一主客关系论乃指：主体，作为社会性存在者，对于科技工商主导的当代文明大环境与由国际学术制度控导的人文学术小环境，虽须对其加以适应，但其自由意志仍可相对地贯彻于自身认知与实践层面。唯有此一良知学之觉醒，才会促进主体对大小客观环境的批评性观察和判断，而此批评性伦理观自然也与八十年代中国第二现代化时期呈现的种种新时代历史现象分不开：

（二）新仁学

- 唯物质主义文明不断提升着“物之学”，却相应地疏略或瓦解着“人之学”
- 人之学的传统脉络因科技工商主导的社会环境而演变成固化的职业化系统
- 几千年传统上作为主体的精神文化驱动力日渐萎缩，商业化人生观正在压制着精神文化创造性生机，系统地导致精神文化的商品化变异
- 人文科学的职业化强化，使其认识论与方法论愈益脱离现实认知与实践的需要；职业求成目标取代了学理求真目标
- 泛唯物主义文明发展观由于系统地忽略着乃至阻碍着“人学”或“人之学”的发展，高科技引导的人类文明正在导致人本主义精神文化创造力的萎缩
- 新人文科学其实是在延续着启蒙时代以来的怀疑论思考方向，它们首先相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些纯粹产生于西方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其中含蕴着民主时代的法治道德观以及在新康德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等德语哲学主流内的新伦理学理论创建活动。这些正是八十年代中国的欧陆思想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
- 但当代欧陆符号学理论的兴起，促使理性怀疑论思考进一步深化，以至于触及近现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重建的总方向问题。很快我们就与西人一道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怀疑论”阶段（违反着怀疑论内蕴的理性主义的一种虚无主义），并遭遇世纪初以来的逻辑理性主义思维在新伦理学建设上的瓶颈并发觉其内在的矛盾。
- 上述思维矛盾不仅涉及到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而且尤其涉及价值观方面，其弊端直接源于现代西方人文理论思维渐渐脱离

现实标准和经验实证程序，而且忽略了在一般伦理理论性建设与具体伦理实践学智慧之间设定区隔的必要性。以至于人文科学理论建设与其相关伦理实践学策略脱节；其主要原因是外在的，即人文科学的职场制度化造成了理论思考身份的“异化”。我们的新仁学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切入并发现所谓人文科学革新改造问题离不开学人的伦理实践学态度觉醒问题，后者乃根植于经验主义人性基因内部。由此我们发现了人类人文科学发展全局中的中西传统间的有效联接点：普适人本主义伦理学，它建基于开化的人物种基础之上。

- 我个人在八九十年代期间，研究重点从西方符号学理论转移到新仁学重建计划的过程，体现着上述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观的综合性转化。从孔孟一般仁学到王黄良知实践学（体现于哲史一体性思维层面上）的发展，突显了仁学的时代性课题中心。无论是新仁学还是新良知学都是一种伦理实践态度学，而非儒道释一类的知识论，此一态度学的对象遍及人类新时代社会现实与精神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新仁学的身份当然不是什么“国学”，更不是什么“儒学”（这些学术名称所指者为古代社会认知及其政治实践内容），此二者当然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不可能再成为高科技时代学术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理论基础。（可惜当代儒学家始终分不清对象与方法间的区别）

2) 学术职场化与新仁学的提出

如上所述，本人所说的良知学与时下国学、儒学、乃至现代史上流行的“阳明学”没有直接关系，特别是我将其与政治谋略学及节义激发术完全脱钩，而是将其纯粹应用于现代人文科学理论实践学，故也可称之为新良知学。对此，几十年来我已多有阐述，而本

（二）新仁学

文特别强调良知学与AI高科技时代的精神生命存续间具有本质关联性。此一“旧学新用”的直接动因源于现代人文学术的国际职场制度化，后者倾向于消弱主体的独立思考意志，因职场人不得不全面顺从包括学人一生各阶段在内的全方位外力制约系列（从幼儿训练直到终身教授的一条龙般的文教、就业、荣誉体系），从而导致人文学理的身份发生了结构性异化：从传统理性求真目的转化为现代职场求成目的。受到职场客观条件的系统性制约，学者将欠缺适当知识与独立意志批评性地认知自身所处的职场性质而只能依规而行，以求顺应职场规定的规范与法则。所谓主体良知学即相关于对当前职场化人文科学理论合理改进及再造的问题，为此新良知学首先即指学人意识到须要摆脱内嵌于职场制度内的各种学术权威及公认标准的固化限制；并认识到此一人文学术制度化格局与决定其结构与功能的科技工商权势之间还存在着被决定性关系（今日人文科学职场制度是由科技工商文明形态所间接规定的，因前者不创造经济价值，故须寄生于后者的物财支持之上）。如果学者不能在职场角度之外设立独立观察视角，也会对于高科技所带来的人类文明的正反方面熟视无睹或听其摆布，人文学者将转化为职场寄生者或成为高科技时代之“精神装饰品”。古代自由思想者身份今已转化为现代被职场制度加以组织化改造的职场人。

自古以来，读书人属于人类中的少数，有志于学术求真者，尤为少数中的少数。时代的进步，教育空前普及，古代大多数人为文盲但各为有一技之长的从业者，其主要生存目的是通过“工作”换取生存资料。今日大多数民众，不论行业如何，均已成为大小知识人，而其共同生存目的仍然是通过各式各样工作换取生存资料（人类绝大多数的人生观或欲望本能，千万年来没有变化）。在古代，少数有条件怀抱工作为纯粹求知、学理求真目的的人文学者，其生

存方式与其工作方式可相互分离（少数思想家均非靠自身劳作维生及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而现代化后，随着教育文化的大众化发展，文史哲知识普及后也可成为现代职场内的专业运行手段。文史哲宗艺的知识遂成为了职场化材料与工具，大多数职场参与者的目的在于以文史哲知识谋求职业。求知目的彻底融入到职业生涯之内。此一职业化生态自然导致学人形成“知识—职业”一体化观念与行为习惯，“思想”也即仅指运作职场内规定的知识技能以期取得职场成功之谓。今日国际主流人文学理均按职场专业方式进行，思想的学术化（专业化）即相当于将职场专业技能应用于各种对象，而此技能（认识论+方法论）正是形成于从学场到职场的一条龙训练系统中的。

所以，我们所提出的人文科学面对的高科技时代的历史性挑战，与大多数人文学职场工作人员并无直接关系，他们只需按照社会约定的传承文籍系统和规范程式进行操作即可。我们说的人文学理危机问题，虽与自古以来古典时代一些哲人、思想家、学者有关，却与今日世界上人文学职场上大多数专业人员关系淡薄（即这不是他们的真实关切所在，他们想到的只是如何按照职场标准追求个人利得）。我们说的人文学理危机，也就当然不是指文科职场的就业危机。这是今日必须首先分清的（此一“紫朱之辨”所以须要通过良知学觉醒进行，即为了避免学界混淆两套本质上不同的问题：文科职场问题和真理探索问题，二者完全是两回事！）。否则，一来，大多数职场专家会对此危机论加以否定，二来误以为所谓克服危机乃具体地指如何安排文科教育与就业关系问题。当然，另一方面，文科职场就业危机也是人文科学本身危机存在的表面徵象之一，即有助于显示人文学术构成的实用性特点及其学理的虚弱性。不久前又见报载加拿大著名的约克大学决定裁撤人文学院

（二）新仁学

内18个专业，包括英语，东亚语言和社会学等。裁撤的理由与学理本身无关，而是纯因缺乏报考生源等教育经济学问题。至于人文科学主体文史哲专业，几百年来都是代表西方社会精神文化发展方向的学问，当代以来大多数文科毕业生都难以找到对口工作，但这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问题（这些具有学衔者中大多数人也仅只是待选职场雇员而已；其中大多数人也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备选者”；虽然目前由于媒体文化泛滥，“思想家”可被定义为媒体界大V或《时代周刊》所说的“最有影响的人”，二者都是当代实用主义文化观的产物）。历经种种考核有幸成为职场专业人士者，不论其才能潜力如何，其思考、研究、著述方式，也始终须受制于既定规程与学术市场的态势。我们称今日人文学术的商业化蜕变，就是指它不仅受限于文教学术制度之约制并需参照种种外在因素来决定自身学术身份，包括：既定学术范式，同侪评价标准，读者定式化需要，市场行情与流行文化，以及等级化的奖誉荣衔等。此一人文学术商业化异化的基本表徵即：以求利、求名、求胜、求成功等动机与目标，它们合法地取代了传统的（虽然一向也是难以实现的）求真、求善、求美的动机与目标，尽管后一动机系列都必装饰以前一动机系列。求胜而非求真动机，必定导致学人间相互竞争以追求自身的胜利（按商场或准商场方式）。而商业化的文人在风格上逊于真商人处在于，后者公开标榜其争名夺利动机与目的以明取之；而前者必伪饰以高尚名目以阴取之。二者求名利动机相同而各自采取的手段方法不同，仅此而已。

3）高科技与人类之技术性一体化

但是，与古代不同，今日不分贤愚，全世界所有人文学者与思想家都已因职场化生态而在生涯抉择上“尽入彀中”（唐太宗语，

古代指读书人均须服务于皇帝；现代指职业化学术实践方向必须与唯物主义社会文化目标一致），即都须在科技工商主导的新唯物主义文明格局中存活，而对于人类文明及其精神文化发展方向与方式问题则没有发言权。今天治哲学者，还以为自己的社会文化职能仍可相比于亚里士多德或康德时代，实际上不过是在机械性地传递着古人过时的思想以作为职场谋生工具而已。试看，在当今高科技一日千里时代，可曾还有任何所谓哲学家对之说三道四的机会吗？仅只在二三十年前我们还可亲自领略到一些西方哲学家们表现出以其思想或理论“改变”社会与人类的宏伟志愿，在当前（新世纪）种种时代危机面前，论述最为空洞无效者即为哲学家的语言【为什么今日西方校园里“白左”或“公知”盛行{其中领头者即各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一种情绪性原因在于，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文化领域失去了百年前有过的“思想家”声誉，成为现实社会中无足轻重者】。理想中的新仁学者与当前职场学者在态度上的主要区别表现在，我们不能满足于仅只在各个职场“学理同温层”或“人文自留地”内自得其乐或均以在学术职业竞技场取得“成功”（此与求真或精神提升无关）作为最高生存目标。由于放弃了客观求真目标也就易于同时放弃了认知求实目标，人文学理制作可以完成于历史现实之外或无关于诸多经验性现实。人文学术也不再是为了认知精神现实和解决促进精神文化目标，而是满足于按照学术职场规程努力完成规定的课题计划。不要说，今日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素中几乎不包括人文思想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

实际推动历史1向前者包括着社会文化构成的五大片方面：政治法律，科技工商，信仰机构，舆论宣传和文体娱乐；它们均为唯物主义文明发展方向的不同动力源，其中自然以科技工商为主引擎。（至于将文史哲资讯运用于媒体宣传话语属于另一社会学范

（二）新仁学

畴，不能将其与真正人文科学学术相混）。传统上人们都说是“思想”推动着历史发展，今日已非如此。百年前思想或人文思想的确仍可以有效地影响着历史方向，但此一人文思想与历史格局的互动关系现已不复存在，因当前的历史动力学机制已然极为牢靠地固化，该推动力机制及其走向都已结构性地受制于高科技势力。不论诸文明体各自传统上的倾向如何，今日均已被无处不在的高科技加以统一化。一切文明体内的人类都成为被技术化了的生存者，其养成、劳作、爱好的方式也就自然趋于一体化。【我早就注意到一个有趣现象，在共产社会内培养的德智体优秀人才到了西方社会可如鱼得水，包括其“德”的品质也恰可合乎私营公司纪律的需要。至于各个现代社会中作为公民主体的科技人员，其衣食住行喜好更是毫无国际区别地充分一体化了。因此不论不同国度间如何政治立场冲突，其各自培养和工作人员之品格、技能、爱好，竟然彼此间如此充分的一致。这就是全球化高科技时代出现的人类技术性文化统一化后果，其具体工作方式多体现在各国遵循的“现代企业文化”中。我在矽谷所见的高低不等的“码字员”，其言谈举止和爱好与大陆的同行间几乎没有分别。跳舞唱歌和好莱坞大片等大众文艺爱好尤其呈现出最先达成的全球一体化，此一倾向今日再也不能成为六十年代法国先锋派电影理论家批评美国粗俗物质性文化的由头了：当国际之间，雅俗之间，文理之间，传统上的文化教养等区分，已被全球泛技术化文化加以彻底抹平之后。（更不要提无所不在的短视频、动漫和电子游戏等国际流行物了）。人类全体今已成为接受同一套生活与工作训练的学员。人类已被高科技整合成为统一的技术型物种或新智人。